

## ■新作聚焦

## 余红长篇小说《洞庭人家》:

## 让文学重新接上“地气”

□袁硕望

余红长篇小说《洞庭人家》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叙事主角,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还原洞庭湖区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炽热情感。作品展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洞庭小镇的历史变迁,塑造出“洞庭人家”的人物群像,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

## 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历程

劳动者的主体性彰显是《洞庭人家》重要特征之一,作品字里行间散发出人民性的光芒。《洞庭人家》的可贵之处是将普通劳动者作为书写和歌吟对象,让劳动者站在叙事的中央。作者将生动的笔触伸入芬芳的泥土之中,让普通劳动者进入时代的宏大叙事,他们的悲欢折射了时代的沧桑变迁,是中国社会变革在洞庭湖区的一个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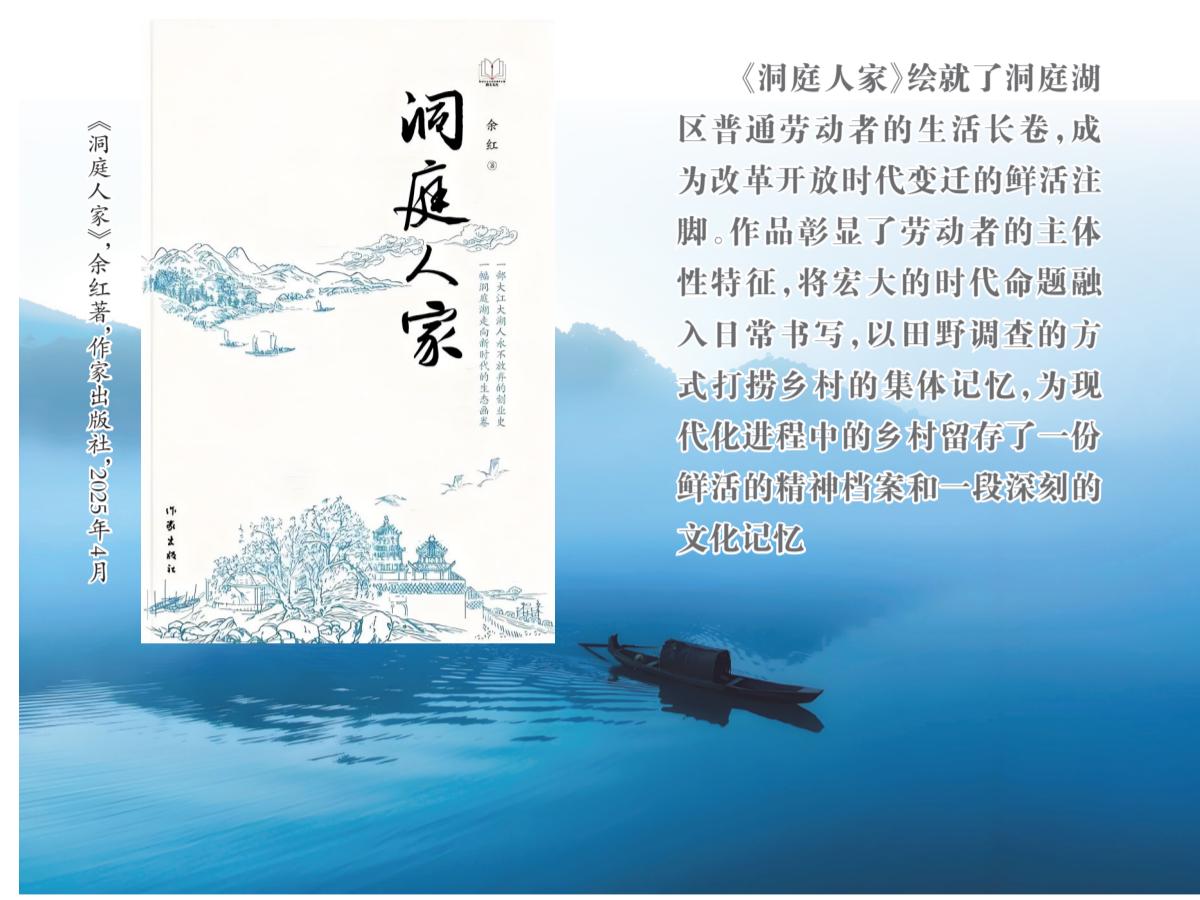
从余红的烟火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深情和礼赞。《洞庭人家》为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画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历经磨难三次创业、兼具军人的果决与企业家的谋略、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改革者宋明泽;以一手好厨艺将家庭作坊发展为全国知名的“宋记”企业,被乡邻尊为“八仙妈”的许玉珍;在荷塘深处架起电商基站,用手机直播卖蟹的“90后”村官;在退捕还湖政策下转型生态护渔民的普通渔民,以及古道热肠、积极向上的街坊邻居、湖区居民……这些洞庭人家的普通劳动者共同构成了“湖乡泽国”洞庭小镇乡村变革的主体力量。

他们的喜怒与哀乐、奋斗与坚守、起落与沉浮都被细致描摹和郑重书写,既绘就了洞庭湖区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长卷,更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鲜活注脚,让读者在普通人的故事里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在烟火气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这种扎根大地的书写,让文学重新接上了“地气”。

## 深入日常生活叙事

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融入日常生活书写,是《洞庭人家》的又一重要特征。小说中的改革叙事与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密不可分,湖乡风情的图画深处弥漫着浓郁的湘风楚韵。宋明泽与曹晓娅讨论“如何盘活洞庭镇”的时候,他们热议的话题是经济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也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创新。许玉珍厨房里飘出的酱板鸭咸香,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也是地方风味的物质载体,这种叙事策略使作品充满人性的温度与生活的质感。

《洞庭人家》情感伦理的深度开掘凸显了小说人物的人性之美。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既有青春的悸动,又有理想的共鸣。曹晓娅与宋明泽的恋情之所以能开花结果,除了彼此从小相识相知、日久生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曹晓娅是宋明泽干事创业、报效家乡的理想的确切者、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小说中的亲情叙事暗含了精神传承。父亲宋长江与宋明泽、母亲许玉珍与宋明泽、儿子曹云帆与宋明泽等,宋家三代人虽因代际不同而有许多认识和观念上的分歧,但善良正直、勤劳质朴、坚韧执着、团结和谐、热爱家乡、



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家风始终代代相传。

在退捕还湖的生态修复过程中,渔民从抗拒、迷茫到主动转型的心路历程,展现出普通人在历史转折中的精神韧性。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亲手将渔船叠成“大龙船”纪念碑,这一举动是对传统的告别和对新生的拥抱,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劳动者在时代变迁中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以主体姿态参与创造着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洞庭人家》注重以日常生活细节展现社会变革,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人性之美。

## 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

在《洞庭人家》中,余红以人类学的细致笔触和田野调查式的方法,尝试复原行将消逝的洞庭湖区生活图景,打捞乡村的集体记忆。小说鲜活呈现了渔民的生活和民俗文化,如渔歌号子的节奏韵律、“宝古佬”船的制造技艺等风俗事象,豆皮制作的秘方火候、铺子里挂满的风干鱼和“鱼垃圾”做成的八仙辣鱼酱等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还有“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水退洲上住,水涨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艘船便是全部家当”等湖区生产生活习俗,共同编织成洞庭文化的基因图谱。作品以“血肉相连”

的创作视角,使地域风俗成为“呼吸般自然的存在”。“晒月亮”的麋鹿与跃出水面的江豚在月光下共舞,自然风物也被赋予了楚文化特有的浪漫诗性,激活了深植于湖湘大地的文化符码。渔民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大湖记忆和文化乡愁,告别心心念念的过往,迎接新时代新生生活的细节描写,更令人动容和动情。龙舟竞渡场景的描写,不仅是湖区民俗的集中展演,更是湘楚地区民众凝聚乡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仪式。

对乡土中国集体记忆的文学重构,使《洞庭人家》超越了个人家族史范畴,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留存了一份鲜活的精神档案和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余红自觉地“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书写了一部洞庭湖区的文化志。

(作者系岳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新时代  
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

GREAT CHANGES OF  
MOUNTAIN AREAS LITERACY  
PLAN FOR A NEW ERA

## ■新作快评

王昕朋中篇小说《侯二嫂进城》,《特区文学》2025年下半月刊第5期

## 主体观念、革命意志与民族精神

□曾攀

另一方面,小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塑造了汪政委与史先生的角色,即侯二嫂革命成长之路上的领导者和引导者。最后,通过策反其中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白大牙,将日本军官渡边和耿大麻子一网打尽。

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自然是侯二嫂。她为了完成共产党交给的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奔走于城乡之间,“她的任务是和那个未知的联系人接头,把情报转送出去,这是她来徐州唯一的任务,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不能出任何问题”。她最初只是一个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甚至有些贪生怕死的农村妇女形象,但在革命锻炼中经历了性格的转化和精神的蜕变。“侯二嫂一踏入寨子,双腿便不由自主地发抖发软。面对鬼子兵,韩老板率先跪下;侯二嫂也紧随其后跪倒在地。”随着战争的深入,她逐渐成长为大义凛然的革命者,服从组织安排,不畏牺牲,她前往徐州城接替已被捕的地下交通员,和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也正面推动了局部战争的胜利进程。可以说,无数的侯二嫂们的英勇奋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动力源泉。

侯二嫂进城的过程是空间的迁移及任务的设定,她身上体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抗战书写的主体变迁。很多个体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普通民众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艰巨的任务与革命的实践不仅塑造着人们的

情感结构,也为总体性的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的形成,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侯二嫂是抗战实践的个体缩影,也是现代中国的革命主体生成的样本,更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的高扬。在危难与危急之际,围绕着紧急任务的交付和达成,无数的普通民众成为可歌可泣的宏大叙事的“见证者”和“剧中人”。反观汪政委,他的身上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智慧,如不断鼓舞和激励侯二嫂,与敌人周旋,为革命做贡献;劝导侯二嫂和韩老板搞好关系,利用后者做抗日工作;策反白大牙,为剿灭渡边和耿大麻子奠定基础,等等。这样的形象在现当代中国的抗战书写中广泛存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领导者形象。

王昕朋的小说截取了全民抗战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横断面,展现了民间抗战的现实场景,歌颂了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的倔强和顽强。这部作品是民族气节的具体写照,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正面战场,却通过更为生动鲜活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转变,展现出中国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大无畏精神。在和平年代,我们很难想象如此这般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决然,但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在一次的文学叙事中,持续塑造着民族的筋骨和血脉。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

## ■创作谈

我从小生活在洞庭湖畔,是看着这湖水长大的,水天一色,舟船鸥鸟点缀。一幅充满烟火气的水乡画卷。这片土地给了我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是我看待人生的根据地,我的成长与家乡的发展变化相依相随。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后,身边人各种故事融进我的记忆,汇入我的感受,洞庭湖水也给了我创作灵感。

我从事文学写作多年,一直没有脱离过沸腾的现实生活,所写的作品也多是现实题材。《琥珀城》《从未走远》等,都是基于自己的体验与感受的艺术再创造,是现实生活给予的宝贵馈赠。

创作《洞庭人家》的5年时间中,我多次深入洞庭湖区采访,进行田野调查,不仅采访了100多位渔民,了解了他们三代以上的湖区居住史,还观察候鸟迁徙,调查湖区重大生态事件始末等,积累了大量一手创作素材。小说中的许玉珍寄寓了我深厚的情感。许玉珍总是散发着柔和可亲的母性光辉,在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每次写到深情处我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母亲的身影。母亲过世以后,我还是经常回老家住上一段。回到老家我才知道,我所念的不是故乡,而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父母都在,一家人围坐其乐融融,灯火可亲。这部小说就是写“家”的故事,写给所有正在为家园努力追梦的人们。作品取名《洞庭人家》,我想由宋家三代人的奋斗史,呈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代演变,展现湖区百姓从小家到大家再到国家强大兴盛的进程。在写作过程中,我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倾注其中,洞庭湖在小说中既是地理位置,更是湖区文化符号。我想通过芦苇荡、渔歌号子、鱼巷子等地域风物,不仅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展示代际更迭对社会转型轨迹的映射,再现湖湘之地的自然底蕴。

许玉珍的儿子、小说的灵魂人物宋明泽的成长就像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宋明泽的父亲宋长江,这位用脚步丈量洞庭深浅的老巡湖人,不幸在抗洪抢险中牺牲,最终将生命融入湖水的褶皱,恰如传统渔业文明的悲壮谢幕。宋明泽自部队转业返乡后,从一位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经济的野蛮生长——他创办饲料厂时赊购千头猪仔的胆识,以乡镇养殖企业大联合并市肉联厂的气魄,到90年代末开发“洞郡王府”地产项目时的商业嗅觉,无不浸染着市场经济初潮的奔放气息。小说以洞庭湖生态变迁为隐性叙事主线,构建起宋家三代人“围湖一护湖——人湖共生”的生态演进轨迹。

在搞建设才是硬道理的大背景下,洞庭湖畔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带烟囱的企业与厂矿,产生的污染全部涌向了洞庭湖。2018年岳阳开启“守护一江碧水”至今,湖区人在洞庭湖畔掀起了一场上齐心、脱胎换骨的绿色革命,坚持构筑生态屏障,通过“腾笼换鸟”,港口码头专项整治,以法治改善环境质量,破解“化工围江”。标本兼治之下,沿湖污染企业、厂矿或退出或搬迁,全部得到解决。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在洞庭湖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段时间我就住在岳阳,现场采访了很多搬迁业主,他们经过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想通了“人给水让路,水给人出路”的道理,认识到保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2021年1月1日零时,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十年禁渔”,洞庭湖有了“喘息”的空间,长江岸线终于重获生机。起初我就想写一部家乡变迁的小说,初稿完成后,我在改稿会上听到了几位老师的宝贵建议,整理修改意见后,再次回到老家岳阳继续打磨作品,期间多次走访湖区渔民,成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巡湖、守湖,不断思考如何把这部小说写透。我提醒自己:文学需要深入生活,需要倾听与思考,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社会,应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

我想通过宋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书写一部改革开放40年的地方志。从宋家第一代以许玉珍为代表的传统匠人精神,到宋明泽体现的改革突围意识,至宋明泽的双胞胎儿子云峰、云帆一代的科技创新型实践,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作品是想探索与发现新时代乡土中国新的面貌。现在的岳阳是中国最美的生态城市,是观鸟之都、旅游胜地,当《洞庭人家》的灯火点亮湖岸,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宋家三代人的创业史,更是洞庭湖人走向新时代的生态画卷。

## ■短评

## 怀果实之心,绘生长画卷

——读心盈纪实作品《生长》

□王继颖

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伊始,作家心盈便将目光聚焦于此,持续关注并发掘这片热土上涌现的各类人物典型。她与建设者们共同见证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忠实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拔节生长。

新近出版的纪实作品《生长》中,作者描绘了容城县政法委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帮助村民抢收小麦、播种玉米,抡起大锤平整路面对;为高考的寒门学子奔走争取助学金,替唇腭裂儿童联系救助治疗;冒雨攀上贫困户的屋顶铺盖雨布、压紧砖头……这些基层工作者,以一件件“暖心事”默默践行着使命,如同摆渡人,“将村庄摆渡到雄安站、容东片区、雄安郊野公园,将群众从农房摆渡到租住房,再从租住房摆渡到安置房”。书中还定格了众多动人的身影:97岁的乡村剪纸艺人孙秀芹,一生创作剪纸无数;周龙山、贺友顺等湿地守护者,用镜头凝聚白洋淀的“飞鸟集”;水质监测员刘冬梅,三十年如一日为白洋淀切“脉”问“诊”,无畏水上冰上之险,坚持采样监测……

在助力雄安发展的磅礴队伍中,心盈着墨最多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来自河北正定的资深园林人武芳芳,从项目落地到破土动工,与工人同甘共苦,像呵护孩子般深爱着负责建设的悦容公园。她直至预定期前夜驱车返乡,产后仅两月便重返工地;来自北京的袁辰梦在雄安宣武医院建设期间突发腿疾,术后一周便拄拐坐轮椅,穿梭于工地上;更有无数朴实憨厚的工人,日夜坚守,力保工期。《幸福一座城》《橘井引泉人》等七篇

作品,深情叙写了这些建设者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铭刻下他们为新区挥洒的汗水与艰辛——他们是“最可爱的雄安人”。

作品的篇目与内容,处处照应书名“生长”。《那一抹中国红》《白洋淀上的“水医生”》等篇章,聚焦雄安建设的中坚力量;《小荷才露尖尖角》《种云记》《黄湾漾秀》等,则多维度展现新区的蓬勃图景:蓝图上的建筑拔地而起,建设者的子女茁壮成长,校园体育事业欣欣向荣,连白洋淀凌波而起的飞鸟之翼,都印证着白洋淀生态的持续向好。读者虽很少在《生长》中直接得见作家身影,却又处处可感受到她注入字里行间的真情。作者一一铭记那些默默奉献、体谅他人的平凡建设者的名字,娓娓道来一件件他们感人的平凡小事。正是通过这些普通人与普通事,雄安大地的生态发展变迁,得以生动、具体地铺陈开来。

新书分享会上,心盈曾援引诗句:“一朵花是否只有有了果实的心,就得变得含热泪又无所畏惧。”她诠释道,这颗果实的心,既是自然万物的生机,亦是人间大地上蒸腾着的热气。深爱雄安故土的心盈,怀着一颗丰硕的“果实之心”,将文字之根深扎于雄安厚重悠远的历史与欣欣向荣的当下。诚如她笔下的感悟:“祖国大地是一幅长卷,先贤曾挥毫泼墨,而今,新的墨色已渲染开来。”她以勤奋为笔,执着为墨,不仅书写了雄安新区数十位典型人物,更透过他们,映现出背后数百万雄安人民与建设者的群像,为雄安的建设史留下了鲜活珍贵的文字记忆。

(作者系作家)

□余  
红

大湖归来